

王啸峰 著

吴门梦忆

吴门梦忆

王啸峰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门梦忆 / 王啸峰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496-1072-3

I. ①吴…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291号

吴门梦忆

著 者 / 王啸峰

责任编辑 / 李 蓓

装帧设计 / 周 丹

出版发行 / **文匯**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华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150千

印 张 / 7.625

ISBN 978-7-5496-1072-3

定 价 / 35.00元

序

范小青

那时候我在苏州写作，王啸峰在苏州工作并写作，我们没有见过面，不过我常常从苏州的文友那儿听到王啸峰这个名字。

说实在的，苏州的文人作家是有才气的，有才气的人，常常是恃才傲物的，是喜欢指点江山的，常常也是眼中没有别人的，但是在这些自视甚高的才子们口中，似乎他们对王啸峰的认知和评价倒是很一致的，认同王啸峰的文字，认同王啸峰眼中和笔下的既熟悉而又新鲜甚至有点奇异的苏州。

被大家灌输了许多关于啸峰的印象，但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也许，或者，我们一直都不会见面，但一直会在共同的朋友的谈论中出现？

一直到我在南京工作了几年以后，有一天，我们忽然在南京见面了。原来他也调到南京工作了。

记得那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来，带来了他的作品，让我十分感叹，世间的一切，似乎都是有着某种定数的，两个苏州人，两个苏州的写作的人，没在苏州的曾经的许多的文友聚会、文学活动上见面，却跑到南京来相识了。

记得他来的那一天，我们只谈了一小会，他就说不再打扰我了，还要到省作协的谁谁谁、谁谁谁那儿去坐坐。

原来他和南京的文友也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呵。

和啸峰见过一次面后，以后相遇的机会竟然一下子多了起来，但更关键的是，我对于啸峰的作品认真起来了，在此后的一些日子里，我认真拜读了啸峰的一些文章，尤其是这一次他发给我即将出版的《吴门梦忆》，大约有近二十万字，数十篇文章，全部都是关于苏州的，我感觉啸峰手里好像持有一个宝葫芦，古城、老宅、园林，苏州的林林总总，都被他收了进宝葫芦，然后，又逐一逐一地散发出来，飘逸出来。

进去以后再出来的苏州，已然是一个只属于啸峰的苏州了。

在这里，对于家乡文化的烙于心灵深处的记印，对于家乡文化的刻在骨子里的厮守，对于家乡文化的言而无尽、欲罢不能的想说想写的欲望，跃然纸上，力透纸背，弥漫在字里行间，通篇都是满满的苏州人苏州事苏州情苏州魂。

在啸峰这儿，苏州、苏州的一切，浓郁、厚重得摆脱不掉，他也根本不想摆脱，不光不想摆脱，他还非常纠缠，还愿意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纠缠，所以有了这许多关于苏州的深入而又奇特的文字。

苏州人写苏州，外地人写苏州，似乎已经成为时下的流行，苏州实在是个好地方，宜居宜住宜写还宜被写，写苏州已经成为文人的家常小炒、平常点心。但啸峰是独树一帜的，他写苏州，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写法，是极端个人化的风格，他把梦和苏州紧紧地纠结在一起，这一部《吴门梦忆》共有三个部分，老宅遗梦，古城拾梦，游园惊梦。乍一看，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三个梦是否有点硬装斧头柄，其实只要你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知道，这是啸峰最顺其自然的写作，毫无生硬之感。

一个“梦”字，把啸峰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了然区别了。

说实在话，我也是一个多梦的人，但是读了啸峰关于梦的描述，我恐怕再也不敢自称多梦之人了呵。

我不知道在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啸峰到底有多少次进入了离奇的梦境，但我想，少年时的苏州老宅，是啸峰的梦源，老宅是啸峰永远的记忆，永远的心结。老宅是阴森森的，又是甜蜜蜜的；老宅是冰冷的，又是温暖的；老宅甚至是少年的恐惧之源，恰又是童年的欢乐之所；老宅是人生的起点，更是啸峰写作的起步之处。

啸峰的这部书是十分独特的，第一部分“老宅遗梦”更是独特中的独特，这个独特不仅来源于啸峰少年时期的经历，更来源这种经历在啸峰内心经过种种磨砺后所发生的独特的变化，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字。这里的一个“她”，是啸峰的外婆，又是所有苏州的逝去了的日常文化的代表；这里的一具“铜锁”，锁上的是过往的秘密，打开的是写作的灵感。

“古城拾梦”，带着我们走遍了苏州曾经的大街小巷；“游园惊梦”，将苏州的大小园林写得如此细致，如此入迷，真是如梦如幻，醒来仍在梦里。

读啸峰的《吴门梦忆》，我觉得自己已经被啸峰营造的意境掌控了，笼罩了，但我却无法断定这应该算是一本散文集还是一本小说集（尤其是第一部分），当然，我也不想去下这个判断。好的文章，真的无所谓体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其他什么文体也好，让人留下惊诧的印象，让人完全耳目一新，就是成功。

我常有体会，如果是一个不算太熟的人，一旦读了他的作品，我多少会觉得自己更进一步认识了他、了解了他。但是啸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读了啸峰的这些文章，我觉得我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他了。我是一个没有太多好奇心的人，但我现在对啸峰的一些经历很好奇，如果有时间，有可能，我很想和他聊聊呢。他做过许许多多奇怪的梦，他是怎么理解梦与人生的呢；他小时候，那座老宅给他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到现在它们仍然盘踞在他心里，那么沉，那么浓，那么的近切，就是昨天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事情。

啸峰在某个篇章里写到了特朗斯特罗姆的《记忆看着我》，我也忍不住再引用一遍“记忆看着我”。我想，啸峰就是一个被记忆看着的、也一直看着记忆的人吧。

目录

序

老宅遗梦

玉兰花	3
形意拳	18
黑白玉	29
象棋	34
边缘人	40
缺憾	45
评弹	49
眼镜	55
金鱼	61
夏夜的饭桌	66
冰镇酸梅汤	69
水生	73
猫事	76
手套	79
手表	83
中秋——圆满之日	87

古城拾梦

聪明药	95
观前街	110

瑞光塔	124
城北旧事	138
北宫坊八号	143
走过丁香巷	149
风雨平江路	154
雨巷味道	157
往生	160
梦境	169
洋画	179
香樟树	183
合欢树	187

游园惊梦

风月山水沧浪亭	193
芥纳须弥网师园	197
斧劈细绣环秀山庄	201
忠直简朴话艺圃	205
人生阴晴住留园	210
虚实入心大虎丘	214
自觉觉他西园寺	218
禅意童趣狮子林	222
荷香雅韵拙政园	226

后记	231
----	-----

老宅遺夢

等。她一生都在等。
在等什么呢？

玉兰花

白色床单下，她身体弓着。病床还有不少空间，她的外套整齐叠好，放在枕头左侧。这是一件印花大红羊毛开衫，九十大寿那天穿的。

我走到她身边，灯没有开。她的世界里，寂静是主题。我打开吸顶灯后半分钟，她慢慢睁开双眼。我凑上前，在她戴助听器的左耳边大声问，今天好点了吧？她慢慢点点头，好点了。我在床边坐下，一小瓶乳白色营养液正缓缓滴入她的静脉。床头，四个红字：右手手圈。那是一根五十厘米的管子，从手腕开始埋在她静脉里，直通肩部深部静脉。化疗的药水刺激性强，用手圈保护浅表血管。我问她要不要吃点饼干，她摇头。又问她水要不要喝，她又摇摇头。我往水杯里加了点热水，扶她起来，她只喝了三口。外面正在剧烈降温，黄叶在风雨里飘零。八十多年前，老街的一位瞎子算命先生，摸着她头骨说：孩子啊，这些人里头啊，只有你是长命百岁的命呢。这话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开始没人信。后来，大家都信了。

她从被窝里伸出手，遮挡在眼前。我站起来关掉白色顶灯。她拿下手，眼睛时而闭上，时而睁开，浑浊又昏黄。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没想。我想自己能有这么长的寿命，此刻躺在病床上，感觉将要慢慢与这个世界道别了，会想些什么？当然不会想当前。现在和未来，已经不属于我。我怀念的是早就在另外世界里的人，早就

被时空抛弃的事。一幕一幕这么清晰生动。突然，她眼里闪了一下亮光，应该看到了幸福的事。

十一月底，黑暗在阴冷的雨天来得格外早。我又得赶路去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工作五天，再回来两天。我握住她的手。温暖却粗大的手，与羸弱的躯体形成强烈对比。手心还有一点湿润，我稍稍用点力，说下周末再来看她。她点点头，对我挥挥手。出病房时，我再回了一下头，她的手还没有放下，枯干胳膊上的手真是很大很大。

坐上车，驶上高速，内外全黑。我闭上眼睛，医生的话又回到耳边。要看她的福分了，胃淋巴瘤有对药物敏感的，也有不敏感的。敏感的，一周就见效。几天可以是一瞬间，也可以是漫长的一个世纪。我倒希望凡事都像掷骰子，一来一去，立见分晓。马拉松过程中，遇到极点，我总是强迫自己不去看运动表，过去了一分钟、半分钟，甚至二十秒，有何意义呢？极度煎熬的背后是极度忍耐。我闭上眼，祈祷。让她减少痛苦直到没有痛苦。这是最低要求。

封闭的车厢，就像时光机器，往前再往前之中，竟不知道身处何方，又是哪个世纪。我们的见识，只是雾天中的手电，永远不知道光束之外的世界。但是，照见自己远远比照见众生来得难。慢慢地，我歪着头睡着了。睡着之后，宇宙间的一切与我无关。即便是梦，那也是演绎另一个时空的故事。

煤球

薄雾的清晨。她起床之后，发现煤炉熄掉了。开始抱怨煤球质量。她把炉子拎到老宅门口，想用火柴点燃废纸，她将火柴头往内擦火，直到第五根才点着。一股烟升起来，顺着烟飘开的方向，老街上空

被烟雾缠绕。就着往上蹿的火苗，她往炉膛里添加碎木条，有的太长，她双手抓两端，猛地一抬膝盖，“咔嚓”一声。她努了努嘴，再放进去。隔壁张师母买了大饼油条经过她身边，噢哟，范师母，你今早粥烧不成功哉。

她撩起围裙，擦擦手，朝厢房里赖床的我大声喊。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声音来自这样一个羸弱躯体。我快速起床，不是怕迟到和她的催促，而是怕伙伴在学校里学她的声音。那些家伙我一个一个揍过来可以，结成块就很难办。我站在天井里漱口，吐出的泡沫水进入窰井。我知道这井不通外面，几个大男人挖了几天，最后说过不了老宅门口大条石。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天井“开河”，想象水左冲右突，出不了老宅的门。拆掉老宅二十年后，我兜回那个地点，希望踩到大条石，我想柏油是压不住坚硬的它的。她还在用通条通煤球，这时烟已经不多了，煤球开始旺火，新的一天在忙乱中开始。

出门左走五十米，就是煤球店。煤做成煤球的过程，会让我偷偷咽口水。我常把煤屑转化为面粉，这个固执的念头一直驱赶不走。和、揉、切、成品。虽然她嫌我毛手毛脚，但我总挤在前面，扶住西厢房卸下的门板。过几分钟，带着温度的煤球，哑子师傅一个一个、一排一排整齐叠放在门板上。也许是江南春雨来得没有征兆，哑子总是急急忙忙赶我们回家，他双手握住门板一头，我和她在前引路，一人抓门板一个角，哑子三步并作两步顶着我们往老宅里冲。一个掉下来了，两个掉下来了，她会回头喊，作孽作孽，你阿能慢点啊？但是哑子是听不见的，他拿手的事情，就是到了客堂间，伸出五个手指。她瞪了一眼，伸出三根手指。哑巴自己拿下一个手指。天阴下来了，她看看一路的煤屑，快速从围裙里打开布包，取出四分钱给他。

天真是快下雨的样子。她急急拿了扫帚，沿路把碎煤球、煤屑扫进簸箕，不时瞄一眼刹那昏暗的天空。厨房里仔细垒好一个个煤

球，她的脸上挂了黑色汗珠。雨哗哗响起，白色水柱从屋檐飞泻而下，她坐在客堂口，光线混杂水汽，氤氲袭人。她仔细地筛选煤屑，最终把所有煤块都碎成黑色粉末。我又想到面粉和米粉。黑的白的，似乎她全部的忙碌就是为了这两样东西。

天好透了，她把煤屑堆成圆锥，挖出火山口，吊起一桶井水，仔细灌入小山顶。煤泥不一会儿就像面粉一样服帖地揉成团。她取半只蚌壳在手，从煤泥里一舀就是一个“饺子”。我用手，再怎么捏，也做不成那样。老宅门口，一个个黑“饺子”躺在一块块麻石板上，好像一端起石板，就能把饺子倒进锅里似的。

我买了一碗大馄饨，端给她吃。又是一个星期过去，我候鸟一样回家。她出院了，躺在北面小房间里窄小板床上，空调没开，房间阴冷。他和他的合影挂在床后，她看不到。大馄饨的汤荤油重，香喷喷的。她一口气喝个干净。头上冒出一些汗珠。她伸出两个手指：我生病已经两年了。在痛苦中，时间的确漫长又缓慢。转眼又到年底，隆冬季节每家都要做点什么。她在老宅严格按时节，忙着她的事。幼年的我看来，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做。

掸纤尘

又一夜，我从梦里惊醒。老宅的情形历历在目，人是物非。她九十年的轨迹，就像旋转的螺旋，不停在原地转动。没有乘过飞机，几乎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出过江南。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字：等。她一生都在等。在等什么呢？

我用力抬起五斗橱玻璃台面，妻子帮我取出几张黑白照片，表面部分粉化了。我拿到光线充足的地方，用手机将照片数码化。其中一张是她婆婆与表妹的合影，七十多年前姐妹俩站在虎丘剑池前，

四周没有游人，塔边上的那棵树，与尼古拉斯·迈耶一九〇八年拍下的影像相比，却也不见长大。那些陌生的脸，曾经是老宅的主人，或者常客。只是一瞬间，都过去了。她和他的合影，自然生动。当时他们与我目前年纪相当，坐在拙政园假山石上，背景是香洲。

很长一段时间，关了灯，我就不敢再出厢房。客堂两侧都挂了祖宗的照片或者画像。每个人的脸都装进鸡蛋样相框，比例失调，神情肃穆。越是怕，越是要偷看，尿实在憋得没有办法，开房门冲出，到天井里急忙释放完，回头，我又忍不住瞥那些“白鸡蛋”。黑暗中，画像人的眼睛活了，任何角落都逃不脱。直到重回厢房，看到她灯下一针一线做着皮手套，才觉得又返回真实可靠的世界。她有时会停下针线，压低头，目光从老花镜上方探出，时间不早了，该困觉哉。窗外起风了，广播书场都结束了。我在她遮挡昏暗灯光的背影里、在枇杷树叶沙沙响动的声音里睡去。梦里老出现这样的场景：我走在羊肠小道上，左手是冰山，虽然有阶梯，却难以攀登；右手是火山，想要绕过去，上面又偏偏掉下食品来。一边任我去征服，却了无生机；另一边险恶与诱惑并存，我却不得不快速捡拾支撑我走下去的粮食。

冰凌结在屋檐上后，她就唠叨要“掸纤尘”。板壁上钉着备用券、专用券的手抄说明书。她凑上前掰指头算，有限的钱、有限的粮票怎样搭配更有限的各种券，即使冰天冻地也不能错过规定日子。我放寒假了，天天有排队任务。春节前的日子就在排队中被一段一段挤掉。对着残阳，她和她的竹篮子，摇摇晃晃地靠近老宅。我在后面，感觉她正走向生命尽头。她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

小年夜的早上，她把鸡毛掸子绑在晾衣竿上，她和他每人一根，来回扫除屋顶梁椽上的积尘。他们都用报纸扎一个帽子，他戴尖的，她戴方的。选报纸的时候，他反复关照她，千万不要有领导人像的。每次地面落得一朵朵灰尘时，他们的帽子却还是干净清爽。《清嘉录》

记载：“腊将残，择宪书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埃尘。”他们守着规矩过年，我才不在乎那些事情呢，一个大砂锅，一个大饼干桶，才是我的天堂。我还敏锐地发现，她总能从围裙兜里变出“最后”一颗糖，往往最后一颗不是最终一颗。老宅客堂铺的是大青砖，一百多年来，多少人踏上密密麻麻脚印，演了若干剧情故事。那些故事积累着，发酵着，在每一个普通日子寻求突破口。就像我的写作。与专业作家不同，我没有多少大块时间，曾经有过一段比较清闲的工作经历，坐在书桌边要自己憋出文字来，却适得其反。后来工作换了，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自留地，只是见缝插针地写点、记点，写作基本属于停滞状态。深夜，我会听见自己压抑的内心一股力量被井盖盖住，正咕嘟咕嘟地往外冒，试图掀起盖子。我们望出去同一片天，日子却赋予你我不同含义。老宅不停上演人间悲喜剧。纤尘落在地上的时候，我开始用油灰刀铲青砖上的脚泥。一层层黑泥从我手前翻滚而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匠人，修剪着大大的客厅。她在旁边微微笑，翘起的嘴角似乎挂着秘密。大青砖终于从油灰刀下重生，类似的体验，我第一次洗牙后才猛然回忆起那种酸涩、洁净。她每次都要把后门口一块砖掀起，告诉我“东洋鬼子”来的时候一些值钱的东西分别埋在这里、扔在井里。可是，逃难回来，什么都没了。她又指着后天井，“文革”开始不久，他和她就把最后一些旧藏集中在那里，点了一把火，火足足烧了一个小时，我仿佛看到他们如释重负的红彤彤的脸。春节前，老宅看似干净了，但我总觉得这里早就被掏空了，或许是掸下纤尘太多。